

底线伦理·幸福·感性智慧 ——论道德教育的可能生成

何雪莲

(中国传媒大学高教所, 北京, 100024)

摘要: 在一个人心解放的时代, 道德失去了过去统摄人心的力量; 而利益至上与利益争夺的事实, 迫使道德不得不让位于利益权衡和策略选择。道德教育知难而退, 向底线伦理收缩, 并不能使人们满意, 因为人心的向善, 始终是个问题, 道德教育始终对此负有使命。而借着寻求个人幸福的目的, 高调挺进, 说得多做少, 则是某种不负责任。道德教育要重新获得生机和尊严, 要在规范灌输的基础上, 直面真实的生活, 关注人的思想与情感, 致力于感性智慧的生成。感性智慧具备价值澄清学派的怀疑气质, 以及应用伦理学的务实。感性智慧所激发我们的, 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自我提升, 而是通过重新理解人心, 再重新理解当代文化建设。

关键词: 道德教育; 三人模式; 感性智慧

一、人心解放与利益至上

礼法政治退出私人空间后, 迎来的是人心的解放。教育(或者说“教化”), 或许是在礼法政治退出私人空间之后, 仍然可能触及到中国人心性的惟一政治形态。^[1]在这个崇尚个体自由的现代社会, 道德教育能够做什么?

为了研究教育, 我们必须经常回过头来研究社会。正如吉登斯指出的, 在前现代社会, 传统虽然可能无理和独断, 但这反而维持了精神和生活的确定性; 在现代社会, 我们更相信理性, 可是理性引发的怀疑精神, 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 却削弱了精神和生活的确定性。^[2]在这样一个易滋生无政府精神的时代, 道德教育更形艰难。无政府精神尽管示以不同面目, 但都同样厌恶任何带有规定意味的东西, 而任何一种道德规范, 就其日复一日的传授方式而言, 都很容易遭到嘲笑。

那么, 关于道德教育, 我们可以希望什么? 沿波寻源, 这个问题又可以还原成道德能做什么? 要获得可信的回答, 就得越过主流话语的声音, 看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如果一个社会总让诚信的人吃亏和失败, 那么, 人们就会把“诚信”这个概念的真实意义正确地解读为“失败和吃亏”。语言欺骗不了逻辑和事实, 人们只按照逻辑和事实去理解语言。从根本上说, 道德行为必须同时是具有优势的生存行为, 否则就不仅可疑而且行不通。^[3]

换言之, 人们对道德的信任度源自它在生存博弈中的实效。如果一个道德话语不能在德与利之间建立一致性, 就必定是个失败的话语, 就最多能获得口头支持, 而难以成为实践选择。这里说的利益, 不能仅仅局限于权力和财富, 它们只是利益的表现形态。“我们无须幼稚到这种地步, 在这个园子里争夺萝卜的时候, 就羡慕那个园子里的萝卜无人问津, 以为那些人对白菜的争夺, 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拥抱。”^[4]

一直以来, 我们似乎相信对生活问题的道德解决, 并且把道德想象成康德式的理性先验绝对命令, 但很少考虑这样一个事实: 道德从来就和各种欲望、想象、权力、责任和利益分不开。斯金纳就试图通过心理学证明, 人们趋善避恶的道德观念, 其真正底牌只不过是趋奖避罚的利益观念。

这就是道德的困境：如果一种道德仅仅局限在伦理范畴内操练，这种道德的有效性是可疑的；而一旦涉足政治范畴和经济范畴，道德更加举步维艰。在政治游戏中，优先被考虑的是权力规则而不是伦理规则，正如在经济领域中，利益争夺总是以效用最大化为旨归。对于大多数人，道德从来只能抵抗微不足道的诱惑。事难两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思考道德教育的出发点。

由于缺乏现实支付能力，道德教育在面向所谓的生活世界时必然气短。道德教育不得不寻找各种可能的自我调整和应对之策，退守底线伦理就是其中之一。

二、底线伦理

道德教育向底线伦理收缩，似乎顺理成章：既然道德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像过去那样有所作为，不如隐而不显，老老实实去维护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么做，尽管不得以，但也是顺势而为。

在某种意义上，底线伦理是泛法律主义的表征。在现代社会，人是自由、自主、自决的主体，在人之外没有更高的决定者，国家只管公共领域的事情，现代政治不但不能提升人心中的德性，也无权惩治人心中的罪恶，而只能从制度上做种种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理性化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幸。由此，法律作用的范围必然无限扩大，触角伸及到人类政治、社会乃至家庭和私人的全部生活。其结果，就是用法规、律令来代替道德批判。

由此而来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底线伦理和精神信仰之间的伦理荒地。真正悖谬之处或许正在这里。道德教育的这个困境，其实就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根本困境。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政治无权干预人心。现代国家并不以人们的德性提升为根本目的，而是小心谨慎地划定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底线伦理并不意味着人心问题被抛弃了，而是相信个体自由自然会使人向善。道德教育的退守，恰恰是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创造了最大可能的空间；但是，更大的自由，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无助；更广阔的空间，往往会使人更加手足无措。暴力、变态、乱伦、毒品和其它堕落，各种迹象都显示了，社会道德存在严重的问题，难道一个负责任的现代政治，就是要把人们抛入这无边无际的自由空间中，去任他们自生自灭吗？

如前所述，教育是在礼法政治退出私人空间之后，仍然可能触及到中国人心性的惟一政治形态。道德教育如何能止步于底线伦理？我们如何能放心得下让一个孩子仅仅带着基本规范就上路？难道我们可以拱手把孩子轻易奉送给粗俗的争论和不良读物？难道我们愿意看到，孩子碰壁之后把道德当作一种居心不良的社会设计？生活中如此多似是而非的陷阱和雷区，难道这一切，就让孩子用自己的肉身去尝试？看着孩子困于不幸的沼泽，我们难道可以心安理得？

关于人心问题，道德教育不能不管，必须采取措施。道德教育必须为现代文明重新理解自己所陷身的悖谬做出贡献，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找到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

既然为善和作恶的根源，都在人性当中。那么理论上，道德教育应该抑制人性中恶的一方面，同时发扬善的一方面。但是，由于人性很难如此截然二分，至善的行为中常常就包含着恶的种子；好的生活之中常常隐伏着巨大的危险，坏的生活也恰恰可能是完成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5]表述为哲学语言就是，善和恶之间，好与坏之间，同时存在着亲和与紧张。当道德教育一旦以惩罚罪恶的名义来插手人心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摧毁人性中善的那一方面。所以，问题在于：如何有效管理精神领域的事情，而又不干预个人的自由、自主、自决？个人幸福，这个精明的话语体系似乎能够应对上述难题。

三、个人幸福

把道德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寻求个人幸福，并提倡道德教育过程的幸福，这是道德教育的另一个可能应对之策。借此，道德教育想象性地缓解了自身的困境和焦虑。必须承认，幸福话语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设计，它迎合人们的天然私心（人是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因而获得了最大可接受性。从这个意义上，幸福目的论与底线伦理本质相同，如果说底线伦理是因为不干预人寻找自我幸福而低调内敛的话，那么，幸福目的论就是为了使个人获得幸福而积极进取。

但道德教育并没有因此而突围成功，更谈不上超越。尽管幸福话语提出了似乎是普遍的期待，但从来都没有能够说清楚，而说不清楚的原因在于，幸福始终没有一个可以以认识论来把握的具体的内在规定和形貌，也缺乏与人的具体社会实践直接运通和衔接的标度。如果说幸福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或心理评价，那么，它既无法量度也无法精确传达，它只能停留在纯粹主观认识的层面。^[6]

由于缺乏一个超乎私人的标准，幸福话语的全部能量和作用就在于对过去几十年来的矫枉过正。尽管幸福看起来好像是普遍的，但要说明到底什么是幸福的时候就只好回到那些因人而异的私人心理感受。普遍的幸福话语并不能在具体实践语境中被普遍坚持，或者说，理论上的普遍性并不能实现为实践上的普遍性，这就是幸福话语的自身解构。

事实上，借用马克斯·韦伯对“幸福经济学”的抨击，我们“只要想想人口问题，每个人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合法的幸福会在未来的某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人类自由行动的机会。”^[7]

道德教育中的幸福话语，其最精明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实际内容，所以能够是绝对真理。这有点类似艺术作品，既不传递戒律也不传递概念，只传递意象。而意象确实最具可塑性的心理现象，几乎可以伸展自如。这是学术界最奇怪的事情了，好像幸福是可以意淫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幸福话语与道德教育之间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立。因为“艺术就是一种游戏。反之，道德却是严肃认真的生活。事实上，道德是现实生活中最严肃的部分。”^[8]

可见，这类话语在不可见的意义方面太过强劲，而在需要清晰有力的实践开拓方面却反而软弱含糊。以这种不可企及的幸福话语做参照，悖论式地反衬出了道德教育的无能。道德教育不可避免会出现过度反思的状况，这种过度反思势必带来一种爱恨交加的、自我折磨和自我贬损的痛苦，无形之中加大了实践上的困难，道德教育因此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强烈的自我默想的受害者。

幸福意识必须依托外在世界这面镜鉴才有可能唤醒或确立，单凭自己内心世界之镜无法完成。幸福不是自给自足的感觉，幸福只能在成功的关系中产生。每一个人的幸与不幸、爱与欢乐、成功与骄傲、和平与安全、好运与厄运、失败与痛苦必然永远与他人相关并决定于他人。因为幸福是必须与他人商量的结果，幸福的逻辑必然内含他者和关系。我们需要的不是道德和幸福之间的循环解释，以道德去解释幸福等于废话。

四、头脑与心肝

可见，底线伦理和个人幸福都无法使道德教育获得新的生机。前者审慎但自我放逐，后者华丽但空洞。文章至此，我们似乎可以逐一归纳出道德教育的困境：1、在一个人心大解放的时代，自由和多元的价值观使道德失去了过去统摄人心的力量；2、而利益至上与利益争夺的事实，迫使道德不得不让位于利益权衡和策略选择；3、道德教育知难而退，向底线伦理收缩，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因为人心的向善，始终是个问题，道德教育始终对此负有使命；4、而借着寻求个人幸福的目的，高调挺进，说得多做得少，则是某种不负责任。

于是，又一次回到了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如何在一个人人心大解放的时代干预人心？如何在一个人利益至上的时代保持自己的尊严？

面对发生巨变而且困难重重的语境，道德教育既无法因循旧有模式，又不能推诿责任，更不允许投机取巧。在上下求索终归无效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头来打量：道德教育到底哪方面出了问题，以至于困顿若此？

目前道德教育基本上是“底线伦理+国家伦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模式，手法单一，无论是课堂实践还是社会活动，总的特点是灌输。灌输已经是一个丑得人们不再爱用的概念。对此的过度批判无疑有着危险的副作用，它刻薄地摧毁了道德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理性损伤。过分丑化道德教育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任何一种极端坏的教育形式都不可能持久，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有能够长期存在的形式或制度必定是一种社会实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均衡。道德教育如果要与时俱进，也必定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良而不是革命。

值得指出的是，灌输没有什么不好，早在上世纪初叶，涂尔干就指出道德是一个广泛的禁忌体系，并论证了将纪律精神灌输给儿童的天然合理性（皮亚杰也告诉我们，规则的正当性/理由对7岁前的儿童来说没有多大意义）。^[9]只要人类社会存在，道德规范的灌输就天经地义。

道德教育的失误不是在于灌输，而在于把灌输当作唯一的手段。记住了规范却忘记了意义，这是典型的买椟还珠。即使撇开人心解放的社会现实，单从青少年心理特点来说，道德教育如果没有头脑，就不足为信；没有心肝，就不足以动人。

道德从来都难以摆脱一己之私，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儿子比战争更重要；对于《色戒》里的王佳芝来说，情爱胜过国家大义。孔子的“亲亲”是极高明的策略，而墨子的“兼爱”则难以企及。人们在感性上非常自恋自珍，这是有理无心的道德教育无法动人的原因。

而在一个人人心解放的时代，几乎所有传统道德都因为现代社会的各种新价值（平等、个人主义、进步、新奇、数量化、多元化等等）而失去效力。要使道德返魅，不可能把已经解放的头脑重新打回桎梏，而只能加以循循善诱。

轻视人的头脑无视人的心肝，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没有头脑和心肝的道德教育如果不让自己发虚得厉害，就必须反复强调，越高声越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教育不是让人理解和感受，而是使人精神臣服。道德教育不可避免成为半死之局，应对道德危机的能力尤差。它从来没有对我们的困惑提供过很值得一提的帮助，如果不说它给我们的误导的话。说得严重一些，如果道德教育居然对我们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它可能会使我们变得愚蠢，使我们更加不懂道德。一个不准备为人着想为人负责的道德体系，理应受到人们的侮辱，除非它能够给我们心灵呈现一种新的理解方式。

五、三人模式

对于人们的头脑和心肝，规范灌输加以遏制，底线伦理加以放逐，幸福话语则加以悬置。一句话，当前道德教育的困境在于，它窒息了头脑，漠视了心肝。其结果，是掩耳盗铃式地遮蔽了真实的生活。

道德必须在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如果没有他人，就不存在道德问题。如果与任何他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比如鲁宾逊，却要说“我是有道德的”，这是荒谬而无聊的。之所以需要道德，就是因为需要处理“我与他人”的关系，而他人是一个与自己一样的创造者。当道德的核心问题被理解为他者共存，道德就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它具有“共同创作”这一社会性质。

共同创作意味着互动和博弈。道德教育必须在一个“自己和他者”的假设空间里进行。而这种假设，若要面对真实的生活，就不能是二人关系。二人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最纯洁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因为在二人模式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关心是无条件的，要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惟一可能途径，就是同时去最大化他者的利益，否则必定损害自己。

二人模式有利于滋生最好的人际关系。但这样一来，社会被道德教育设计得太过单薄，以至于无法辨认出是个人类社会。真实的人际关系往往是三人和三人以上。至少从现代社会的结构来看，更合适的基本模式应该是三人关系。三人模式相当于多人或多方，可以解释为“至少存在着一个陌生人的关系”。^[10]如果说二人游戏是个伦理游戏，那么三人游戏已经变性为政治游戏。政治游戏本质上是权力游戏，它的游戏规则完全变了。在政治游戏中，优先被考虑的是权力规则而不是伦理规则。

三人模式才真正触及到了真实的生活。如前所述，在一个人心解放和利益至上的时代，道德问题虽是生活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生活问题毕竟无法都化归为道德问题。这是道德教育之所以是个难题的真正底牌，也是人们喜欢回避的一个事实。但如果不想让道德高调都变成了谎言，道德教育就必须有直面真实生活的勇气。

假如关于生活的思想是单纯的，就一定不符合生活真实。二人模式由于省略了各种本来必须计算在内的因素，也就省略了各种本来不得不考虑的困难。这种不负责任的假设其实无助于分析问题，而只是把问题简化，以便于在教学上进行处理；这种通过简化而获得的道德，不过是隐瞒了许多真相的伪道德。

道德从来就和各种欲望、想象、权力、责任和利益分不开，道德教育试图消除世界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以捏造简单没有杂质的道德，可最终消除的，是我们在面对真实的生活时首肯世界的感情。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三方博弈的特点，只有这样，道德教育才真正具有了心肝，而要处理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暧昧性，道德教育就不得不具备头脑。至此，我们摸索出了道德教育的自我提升之途：通往感性智慧。

六、感性智慧

谁也不能否认这个简单的事实：他所希望、所热爱、所相信的，比他所知道和理解的在决定行动上要更有力量。人们直觉上认为道德是一种情感性的活动，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尽管肯定感受到了）道德还是一种思想。毫无疑问，道德所展示的思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的思想，它完全是另一类智慧，是一个陌生的品种。姑且把它称作“感性智慧”：一种对生活的理解方式。

感性智慧具备价值澄清学派的怀疑气质，以及应用伦理学的务实。不过，要使感性智慧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简单下定义的方式无济于事。这时候，必须借助于日常语言学派的“浓描”（thick descriptions）：假如描述是足够浓密的，那么应该能够打捞到在给定情景中去理解一个行为或一种文化的必要细节。^[11]

要通往感性智慧：

——道德必赋予某种权威，没有权威，它们就是无效的。要登上感性智慧的殿堂，学生必须穿越规范的后院，否则就像盖房子没有地基。感性智慧与规范灌输/精神认同并没有对立性，前者司基础教育，后者司高等教育；

——但是，也“没有必要使权威变成我们讨论范围之外的东西，变成了我们不敢抬眼正视的偶像”。^[12]与其说道德是一种既定的事物，不如说是一种持续创造和具体生成。既然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事实，那么也就存在着互相矛盾的道德。对于同一个问题，非常可能存在着不兼容的多种道德，这意味着道德往往都有着多层复合的意义，永远有着解释和争论的余地。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真正的德性在于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行事”；^[13]

——感性智慧虽然从个人的情感入手，但大方向却是要把人从狭小的自我中解放出来。个人、自我和私人经验中尽管不乏深刻，但这样的问题想多了会使人弱小。因为它不承认高于任何自私欲望和个人偏好的伟大理想、生活品质和高贵精神，由此逻辑地蕴涵了任何堕落生活选择的合法性。感性智慧思考与人人有关的问题，以及人类的共同大事；

——如果生活失去了深刻的冲突和苦难、压抑和禁忌、生死抉择和价值斗争，生活就变成没有精神分量的娱乐过程。同理，感性智慧的生成，如果是松弛而愉悦，我们就歪曲了它。因为生活中的一切并不就是吃喝玩乐，学生“需要为艰难困苦做好准备。因而，若使他相信一切都可以像玩游戏那样去做，那将是一种灾难。”^[14]

只有进入感性智慧，道德教育才有实事可做：为什么诚实与正当之间有可能形成矛盾（有时候诚实地说出真心话会被视为无礼或狂妄）？为什么良好的道德意愿可以轻易转换为暴力的帮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文明而战”这类道德性的口号）？为什么“没有哪种行为像性行为这样……具有无可比拟的联合和道德力量”（很多时候，性行为可以比道德更能创造人与人之间坚固的纽带）？^[15]为什么正是社会造就了越轨（正如福柯所言，社会通过生产关于精神病人的知识从而定义了精神病人的身份）？^[16]为什么人们口头认同道义，但手段选择上却极富弹性？

可以想象，通往感性智慧将抵达一个充满思想和情感交锋的乐园。课堂将成为一个可以公开交流和论辩的制度化场所，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就道德难题进行公共对话的制度。

七、结语

一个时代的思想不驻足于抽象观念中，而贯穿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现代社会正走在一条无传统的道路上，利害关系和权力支配人的行为，^[17]娱乐和消费成为最大的欲望和时尚，我们无法遏制人们对金钱、权力、荣誉、名声、高雅服饰和舒适生活的热爱。

伦理学的基本分析概念是“善/恶”。当生活日益变为利益的战场时，通行的就是策略最优原则，而不是伦理原则。这同时也说明，道德问题不能简化为道德，单独地讨论道德是不成立的。任何一个道德问题都同时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应该说是整个生活画面的。或者说，任何一个道德问题都那么复杂，以至于任何过于简单的斩钉截铁的道德解决都会激起合情合理的怀疑。

道德规范的灌输当然有很大部分是为了人心淳朴，但实际生存着的人未必就是傻子。在一个不断理性化的时代，再拿道德主义等等类似的东西去约束利益，反而容易成为愚弄借口和粉饰花招。不如还利益本来面目，使我们一面远离激情想象的浪漫化或泛道德主义，另一面又可以避免由于激情破产而导致的道德冷漠。

一个时代的思想是生产性的，它本身蕴含颠覆现有道德教育的力量，道德教育只有将这种力量纳为自身不断更新的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具备影响力。当道德教育被压缩成几节课，并在一周之内不断重复的时候，教师会有多少激情呢？这种间歇性的课程给儿童留下多少印记呢？这种印记能持续多久呢？我们决不能忘记，任何一种规范，都最容易陷入刻板，发生变质。“一旦它被赋予了习惯的权威力量，就往往会机械地履行自己的功能，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做这种练习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练习所指向的目标，仿佛它就是自己的目的和根据。它成了一种盲目崇拜的对象，为种种歪曲和过度铺平了道路。”^[18]

道德教育不能止步于规范灌输，而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于思想和方法论的启示。仅仅专注于规范灌输的道德教育是某种心灵的政治管理学；底线伦理是对道德生活的一个简单化处理；而幸福话语则是一个轻浮解决。道德教育要走出惨淡经营，获得生机和尊严，最好是通

往感性智慧。

但即使是感性智慧，也不过是帮助人们理解道德的道理，每个个体的命运，必须自己逐渐展开和塑造。正是因为种种价值问题皆无黑白分明的答案，也因此更富于挑战性，而需要无止境地寻求答案的智慧与勇气。我们置身行途，在生命的繁复当中，不断地疑，不断地舍，不断地前行。道德的生成是一个逐渐打开逐渐照亮的过程。

教育是现代政治惟一可能触及到人心的政治形态。道德教育必须有所作为。当下道德教育需要思考的正是在感性智慧维度上怎样重新生成。这不是道德教育自己的问题，而是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相关的问题。感性智慧所激发我们的，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自我提升，而是通过重新理解人心，再重新理解当代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 [1][5]吴飞.“理解自杀”札记四则[EB/OL].
<http://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62>, 2008-8-10.
-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23.
- [3]赵汀阳.初始状态的博弈问题[EB/OL].<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3458>, 2008-7-29
- [4]韩少功.完美的假定[EB/OL].
http://www.hn.xinhuanet.com/cul/2003-08/20/content_4603124.htm, 2008-8-18
- [6]崔勇列.幸福和经济学的断层[J].书城, 2007(5):25.
- [7]王立彬.误入歧途的经济学[EB/OL]. http://qkzz.net/magazine/1001-6635/2007/10/1800459_2.htm, 2008-8-19
- [8][12][13][14][15][18][法]爱弥儿·涂尔干.陈光金译.道德教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9.42.223.118. 304.155.
- [9][英]彼得斯.邹冬星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29.
- [10]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二)[EB/OL].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907>, 2008-7-29
- [11]赵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EB/OL].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3346>, 2008-8-19
- [16]汪民安.疯癫与艺术:兼论福柯的非理性主义艺术观[EB/OL].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ttg/0493_fk/002201.htm, 2008-8-21
- [17]陈来.孔子与当代中国[J].读书, 2007(11):14.

Based-line Ethic · Happiness · Perceptual Wisdom ——on the Possible Formations of Moral Education

HE Xue-lia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n an era of human mind emancipation, morality loses the strength of governing human mind; and the fact of the supremacy of interests and the contest of interests, forces morality to abdicate to interests weighting and strategy selection. Moral education shrinking to based-line ethic is not satisfactory, because turning towards good is still a problem, and moral education always under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While marching up with the aim of seeking personal happiness, less doing more talking, is somewhat irresponsible. To regain vitality and dignity,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ased on the code indoctrination, directly face the real-life, pay attention to human mind and emotion, and devoted to the generation of perceptual wisdom. Perceptual wisdom possesses the suspicion of value clarification school and the pragmatism, which would not only lead to the self-promoting of moral education, but by the way of re-understanding human mind, to re-understand nowadays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three-person mode; perceptual wisdom

作者简介: 何雪莲, 女, 江西新余人, 教育学博士, 中国传媒大学高教所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 2008-09-13